

大學章句序

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，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，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，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，使之治而教之，以復其性。此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，所以繼天立極，而司徒之職、典樂之官所由設也。

三代之隆，其法寢備，然後王宮、國都以及閭巷，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下，至於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學，而教之以灑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禮樂、射御、書數之文；及其十有五年，則自天子之元子、衆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，與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此又學校之教，大小之節所以分也。

夫以學校之設，其廣如此，教之之術，其次

第節目之詳又如此，而其所以爲教，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，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，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。其學焉者，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，職分之所當爲，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，俗美於下，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！

及周之衰，賢聖之君不作，學校之政不修，教化陵夷，風俗頹敗，時則有若孔子之聖，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，於是獨取先王之法，誦而傳之以詔後世。若曲禮、少儀、內則、弟子職諸篇，固小學之支流餘裔，而此篇者，則因小學之成功，以著大學之明法，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，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，蓋莫不聞其說，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，於是作爲傳義，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，則其書雖存，而知者鮮矣！

自是以來，俗儒記誦詞章之習，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；異端虛無寂滅之教，其高過於大學

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，一切以就功名之說，與夫百家衆技之流，所以惑世誣民、充塞仁義者，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，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，晦盲否塞，反覆沈痼，以及五季之衰，而壞亂極矣！

天運循環，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，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，既又爲之次其簡編，發其歸趣，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、聖經賢傳之指，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，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爲書猶頗放失，是以忘其固陋，采而輯之，閒亦竊附己意，補其闕畧，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，無所逃罪，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、學者修己治人之方，則未必無小補云。

淳熙己酉二月甲子，新安朱熹序

大學章句

大，舊音泰，今讀如字。

子程子曰：「大學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」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、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程子曰：「親，當作新。」○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爲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；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於是不遷之意。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學之綱領也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
后，與後同，後放此。○止者，所當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則志有定向。靜，謂心不妄動。安，謂所處而安。慮，謂處事精詳。得，謂得其所止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明德爲本，新民爲末。知止爲始，能得爲終。本始所先，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

治，平聲，後放此。○明明德於天下者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，身之所主

也。知，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，欲其無不盡也。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此

八者，大學之條目也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

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齊，家

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治，去聲，後放此。○物格者，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知既盡，則意可得而實矣，意既實，則心可得而正矣。修身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齊家以下，新民之事也。物格知至，則知所止矣。意誠以下，則皆得所止之

序也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

壹是，一切也。正心以上，皆所以修身也。齊家以下，則舉此而措之耳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，其

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

本，謂身也。所厚，謂家也。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右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

凡二百五字。

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

頗有錯簡，今因程子所定，而更考經文，別

爲序次如左。

凡經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傳文，雜引經傳，若無統紀，然文理接續，血脉貫通，深淺始終，至爲精密。熟讀詳味，

久當見之，今不盡釋也。

康誥曰：「克明德。」

康誥，周書。克，能也。

大甲曰：「顧諟

天之明命。」

大，讀作泰。諟，古是字。○大甲，商書。顧，謂常目在之也。諟，猶此也，或曰審也。天之明命，即天之所以與我，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。常目在之，則無時不明矣。

帝典曰：「克明峻德。」

峻，書作俊。○帝典，堯典，虞書。峻，大也。

皆自明也。

結所引書，皆言自明己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，明德。此通下三章至「止於信」，舊本誤在「沒世不忘」之下。

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盤，沐浴之盤也。銘，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。苟，誠也。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銘其盤，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，則當

因其已新者，而日日新之，又日新之，不可畧有間斷也。康誥曰：「作新民。」鼓之舞之之謂作，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

詩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」詩，大雅文王之篇。言周國雖舊，至於文王，能新其德以及

於民，而始受天命也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自新新民，皆欲止於至善也。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詩云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」詩，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，王之者之都也。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詩云：「緡蠻黃鳥，止於丘隅。」緡，詩作緡。○詩小雅緡蠻之篇。緡蠻，鳥聲。丘隅，岑蔚之處。子曰以下，孔子說詩之辭。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。

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」

詩云：「穆穆文

王，於緡熙敬止！」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

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

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於，緡之於，音鳥。○詩文王之篇。穆穆，深遠之意。熙，嘏美辭。緡，繼續也。熙，光明也。敬止，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聖人之止，無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，究其精微之蘊，而又推類以盡其餘，則於天下之事，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。詩云：

「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

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

子，終不可諠兮！」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；

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僩兮者，恂栗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；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誼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於六反。瑟，詩作綠。猗，叶韵音阿。僩，下版反。喧，詩作嘽，誼，詩作讓，並況晚反。恂，鄭氏讀作峻。○詩衛風淇澳之篇。淇，水名。澳，隈也。猗猗，美盛貌。興也。斐，文貌。切以刀鋸，琢以椎鑿，皆裁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鑪錫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復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緒，而益致其精也。瑟，嚴密之貌。僩，武毅之貌。赫喧，宣著盛大之貌。誼，忘也。道，言也。學，謂講習討論之事，自脩者，省察克治之功。恂栗，戰懼也。威，可畏也。儀，可象也。引詩而釋之，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。道學自修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恂栗、威儀，言其德容表里之盛。卒乃指其實而嘆美之也。詩云：「於戲前王

不忘！」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，音嗚呼。樂，音洛。○詩周頌烈文之篇。於戲，嘆辭。前王，謂文、武也。君子，謂其後賢後王。小人，謂後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，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，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，愈久而不忘也。此兩節咏嘆淫佚，其味深長，當熟玩之。

右傳之三章。釋止於至善。

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，舊本誤在誠意章下。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」

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

猶人，不異於人也。情，實也。引夫子之言，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。蓋我之明德既明，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，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。觀於此言，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。

右傳之四章。釋本末。

此章舊本誤在「正於信」下。

此謂知本

程子曰：「衍文也。」

此謂知之至也。

此句之上別有闕文，此特其結語耳。

右傳之五章，蓋釋格物、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此章舊本通下章，誤在經文之下。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：

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所謂誠其意者：毋自欺也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！惡、好上字，皆去聲。

謙讀爲慊，苦劫反。○誠其意者，自修之旨也。毋者，禁止之辭。自欺云者，知爲善以去惡，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。謙，快也，足也。獨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，則當實用其力，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，好善則如好好色，皆務決去，而求必得之，以自快足於己，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爲人也。然其實與不實，

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，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。小人閑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誠

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閑，音閑。厭，鄭氏讀爲

厭。○閑居，獨處也。厭然，消沮閑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陰爲不善，而陽欲揖之，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；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。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，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，則亦何益之有哉！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，而必謹其獨也。

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

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雖幽獨之中，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。可畏之甚也。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胖，步丹反。○胖，安舒也。言富則能潤屋矣，德則能潤身矣，故心無愧怍，則廣大寬平，而體常舒泰，德之潤身者然也。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，故又言此以結之。

右傳之六章。釋誠意。

經曰：「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。」又曰：「知至而后意誠。」蓋心體之明有所未

盡，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，而苟焉以自欺者。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，則其所明又非己有，而無以爲進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，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，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。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

程子曰：「身有之，身當作心。」忿，之

弗粉反。懣，敕直反。好、樂，并去聲。○忿懣，怒也。蓋是四者，皆心之用，而人不能無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則欲動情勝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

心有不存，

則無以檢其身，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，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。

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右傳之七章。釋正心修身。

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，所以能

存，是心以檢其身。然或但知誠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。○自此以下，并以舊文爲正。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：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！

辟，讀爲僻。惡而之，敖、好，并去聲。

鮮，上聲。○人，謂衆人。之，猶於也。辟，猶偏也。五者，在人本有。當然之則，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，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。故諺有之

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

諺，音彥。碩，協韻，時

若反。○諺，俗語也。溺愛者不明，貪得者無厭，是則偏之爲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。

右傳之八章。釋修身齊家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：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長也；慈者，所以使衆也。

弟，去聲。長，上聲。○身修，則家可教矣；孝、弟、慈，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；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，而教成於下也。

康誥曰「如保赤子」，心誠求之，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！

中，去聲。○此引書而釋之，又明立教之

本不假強爲，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；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；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

僨，音奮。○一人，謂君也。機，發動所由也。僨，覆敗也。此言教成於國之效。堯舜

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；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

好，去聲。○此文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。

言。有善於己，然後可以責人之善；無惡於己，然後可以正人之惡。皆推己以及人，所謂恕也，不如是，則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矣。喻，曉也。

故治國在齊其家。上文通結。詩云：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；之子於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天，平聲。蓁，音臻。○詩周南桃夭之篇。夭夭，少好貌。蓁蓁，美盛貌。興也。之子，猶言是子，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，猶善也。

詩云：「宜兄宜弟。」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詩云：「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」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

詩。曹風鵲鳴篇。忒，差也。

此謂治國在齊

其家。此三引詩，皆以咏嘆上文之事，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，最宜潛玩。

右傳之九章。釋齊家治國。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：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長，上聲。弟，去聲。倍，與背同。絜，胡結反。○老老，所謂老吾老也。興，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。孤者，幼而無父之稱。

絜，度也。矩，所以爲方也。言此三者，上行下效，捷於影響，所謂家齊而國治也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。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，推以度物，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，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，而天下平矣。

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

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惡、先，并去聲。○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。如不欲上之

無禮於我，則必以此度下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，則必以此度上之心，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於前後左右，無不皆然，則身之所處，上下、四旁、長短、廣狹，彼此如一，而無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，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。所操者約，而所及者廣，此平天下之要道也。故章內之意，皆自此而推之。

詩云：

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樂，音洛。只，音紙。好、惡，并去聲，下并同。○詩小雅南有臺之篇。

只，語助辭。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，則是愛民如子，而民愛之如父母矣。

詩云：

「節彼南山，維石岩岩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爲天下僂矣。

節，讀爲截。辟，讀爲僻。僂，與戮同。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。節，截然高大貌。師尹，周太師尹氏也。具，俱也。辟，偏也。言在上者人所瞻仰，不可不謹。若不能

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，則身弑國亡，爲天下之大戮矣。

詩云：

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；儀監於殷，峻命不易。」道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。

喪，去聲。儀，詩作宜。峻，詩作駿。易，去聲。○詩文王篇。師，衆也。配，對也。配上

帝，言其爲天下君，而對乎上帝也。監，視也。峻，大也。不易，言難保也。道，言也。引詩而言此，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有天下者，能存此心而不失，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，自不能已矣。
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

先慎乎德，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。德，即所謂明德。有人，

謂得衆。有土，謂得國。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。

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，

本上文而言。

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。

人君以德爲外，以財爲內，則是爭鬥其民，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。蓋財者人之所同欲，不能絜矩而欲專之，則民亦起而

爭矣。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外本內末故財聚，爭民施奪故民散，反是則有德矣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悖，布內反。○悖，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，明貨之出入也。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，又因財貨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。康誥曰：「惟命不於常！」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道，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，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。楚書曰：「楚國無以爲寶，惟善以爲寶。」楚書，楚語。言不舅犯曰：「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寶金玉而寶善人也。爲寶。」舅犯，晉文公舅狐偃，字子犯。亡人，文公時爲公子，出亡在外也。仁，愛也。事見檀弓。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。秦誓曰：「若有一个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尚亦有利哉。人之有技，媚疾以惡之，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，寔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。」个，古賀反，書作介。斷，丁亂反。媚，音冒。○秦誓，周書。斷斷，誠一之貌。彥，美士也。聖，通明也。尚，庶幾也。媚，忌也。違，拂戾也。殆，危也。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諸四夷，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，能惡人。迸，讀爲屏，古字通用。○迸，猶逐也。言有此媚疾之人，妨賢而病國，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。以其至公無私，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。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；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命，鄭氏云：「當作慢。」程子云：「當作怠。」未詳孰是。遠，去聲。○若此者，知所愛惡矣，而未能盡愛惡之道，蓋君子而未仁者也。好人

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

菑，古灾字。夫，音扶。○拂，逆也。好善而惡惡，人之性也；至於拂人之性，則不仁之甚者也。自秦晉至此，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，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、節南山之意。

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驕泰以失之。

君子，以位言之。道，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。發己自盡爲忠，循物無違謂信。驕者矜高，泰者侈肆。此因上所引文王、康誥之意而言。章內三言得失，而語益加切，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。

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寡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則財恒足矣。

恒，胡登反。○呂氏曰：「國無游民，則生者衆矣；朝無幸位，則食者寡矣；不奪農時，則爲之疾矣；量入爲出，則用之舒矣。愚按：此因有士有財而言，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，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。自此以至終篇，皆一

仁者以財發身，不仁者以身發財。

發，猶起也。仁者散財以得民，不仁者亡身以殖貨。

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，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，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

上好仁，以愛其下，則下好義以忠其上；所以事必有終，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。

孟獻子曰：「畜馬乘不察於鷄豚，伐冰之家不畜牛羊，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，

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此謂國不以利爲

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畜，許六反。乘、斂，并去聲。孟獻子，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。畜馬乘，士初試爲大夫者也。伐冰之家，卿大夫以

上，喪祭用冰者也。百乘之家，有采地者也。君子寧亡己之財，而不忍傷民之力；故寧有盜臣，而不畜聚斂之臣。此謂以下，釋獻子之言也。

長國家而務財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，小人之

使爲國家，菑害并至。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！此謂國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長，上聲。「彼爲善之」，此句上下，疑有闕文誤字。○自，由也，言由小人導之也。此一節，深明以利爲利之害，而重言以結之，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右傳之十章。釋治國平天下。此章之義，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，皆推廣繁

矩之意也。能如是，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，而天下平矣。凡傳十章：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，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誠身之本，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，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